

翩翩 不是你

长安夜雨 作品
chuang an ye yu works

在不得不醒之前，
趁着有限的时光好好在一起。



Pian pian
bu shi ni

网络原名：
《时光的城》

晋江排行榜强推超级甜宠文——长安夜雨
“都市童话爱情系列”华美巅峰之作。

那些过去的记忆，原来只是为了这一场溢彩流光的狭路相逢。

Pian pian bu shi ni

长安夜雨

chuang an ye yu

完全不具备摩羯女的特点，无毅力不冷静还大大咧咧，喜欢童话喜欢幻想喜欢一见钟情，最近又爱上了竹马青梅。看文时无虐不欢，写文时却对自己的孩子痛不下杀手，所以部部都甜。“都市童话爱情”其他作品也即将出版。

出版统筹：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石颖 王红依

责任编辑：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王红依

装帧设计：小茜设计  Minglan
Design Studio 023110094811

封面插图：红茶之心





阅读越美丽

开卷好心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翩翩不是你/长安夜雨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99-5706-7

I. ①翩…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6460号

书 名 翩翩不是你

作 者 长安夜雨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王红依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王红依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5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706-7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Pian pian
bu shi ni*

-
- {一} 宿命的碰撞/001
- {二} 我想我喜欢你/010
- {三} 对方是他，哪会有胜算呢/025
- {四} 向日葵代表爱慕和忠诚/034
- {五} 易碎的玻璃鞋/044
- {六} 无法收场/072
- {七} 水底的月亮/082
- {八} 输赢/089
- {九} 夏夜的栀子花/102
- {十} 一记耳光换七年/113
-



目 录

*Pian pian
bu shi ni*

-
- {十一} 不配/121
- {十二} 往事的面纱/136
- {十三} 水晶香槟/152
- {十四} 山雨欲来风满楼/164
- {十五} 忽尔今夏/176
- {十六} 微醺的醉意/194
- {十七} 傻瓜/213
- {十八} 而你太漫长/230
- {十九} 和你在一起/238
- {番外篇} 第一次遇见/260
- 夏天的味道/264
- 穆夏/266
-





{一}

宿命的碰撞

看到陆执的一瞬间，向来不相信命运之说的时夏星不得不感叹塔罗牌的指示实在精准。

“正位显示命中注定的爱，逆位显示宿命中的碰撞。哇，夏星，你很快就要遇到白马王子了哦！”她记起片刻前非要帮她占卜的同事梅朵曾一脸神秘地这样说，只不过，她遇到的并不是白马王子，而是故人。

穆氏大厦一楼大厅左侧的休息区里回荡着姚斯婷的歌声，这首获过奥斯卡最佳歌曲奖的《月亮河》，时夏星听过数万遍，只听一句便能分辨出是哪个版本。

春日午后特有的温暖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斜斜地洒下了一室明媚。她呆站了足足一分钟，才终于深吸一口气，走向陆执。隔了整整四年的光阴，隔了长达一万四千里距离，他们竟会在她的故乡重逢。唯梦闲人不梦君，这四年，陆执绝情到连在她的梦里都不肯出现。

“陆执，好久不见。”时夏星尽了最大的努力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还算悦耳和平静。

可对面这个穿着纯黑色西装的男人却先是一怔，随即又了然地笑道：“这位小姐，你认错人了，我姓穆，不叫陆执。”

认错人了？时夏星犹疑了一秒。怎么可能？这世上除了他，还有谁能连浑蛋起来都这般英俊到耀眼。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年后再次相见，陆执不但没有给她道歉和解释，还要装作并不相识。更没想到的是，他身侧的窈窕佳人只用余光瞟了一眼自己，就嗔怪地挽上了他的胳膊娇笑道：“阿城，你快如实招来，这又是何时欠下的风流债？”

他略皱了皱眉，甩开了佳人的手：“别闹，这是公司，她只是认错人了，我并不认识她。”

时夏星一直以为她和陆执的过去是场悲剧，因这句“我并不认识她”，她才明白，他们之间不过是场喜剧。为了不升级成闹剧，她强忍下豁出去撒个泼的欲望，只端起桌上那杯没动过的奶茶泼向他，丢了句“贱人”便一刻不停地转身离去。

惊叫声四起，一声声的“穆总”和一张张失色的面孔让时夏星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发现他恰恰也在望着自己。

穆总、阿城——穆氏集团新上任的行政总裁穆城就是陆执？时夏星讶异得简直忘记了此刻的自己应该伤心欲绝，脑中一片混乱地在保安赶来前快步走出了穆氏大厦。

刚走出去，时夏星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才想起此行的目的——她本应把修改好的晚会宣传词拿给负责穆氏集团宣传工作的赵经理过目。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麻烦您到穆氏大厦对面的咖啡馆来拿？我不方便进去。”刚刚往“穆总”身上泼过奶茶，保安恐怕连大门都不会再让她靠近。

等待赵经理的空隙，心烦意乱的时夏星透过咖啡馆的玻璃仰望穆氏集团的办公楼。它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标志性建筑，不止高度第一，造型也相当独特典雅，简直可以用雄伟来形容。只是因为地处污染严重的闹市区，建成不过十个年头，外表就已略显陈旧。然而，它的内部却是今年年初，如今的行政总裁穆城正式从父亲手里接管集团时刚刚重新装修过的，肃穆却不失灵动，大气又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有种低调内敛的富丽奢华。

没看到陆执前，时夏星还在想，难怪自己抱怨穆氏集团的穆总是爱显摆的土大款时，同样被无休止的修改折磨到头昏眼花的同事们会一起抨击才刚刚回国的她孤陋寡闻：土大款的办公楼怎么会有这样的水准。

考进电视台，时夏星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筹备穆氏集团独家冠名的晚会。这一个月，她和筹备组的其他同事个个忙到人仰马翻。时间本来就很紧迫，偏偏穆氏的人还不断挑刺。因为本季度的奖金全靠这次演出的赞助，往年的年终奖也和穆氏集团的广告费挂钩，所以一切都得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

为了充分彰显穆氏集团的丰功伟绩，不过三千字的演出宣传词，时夏星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改了九次，越改越俗气，完全面目全非，她简直不忍心在下面署上自己的名字。

更过分的是，给晚会主题曲作词的陈进明明是十分优秀的著名作词人，穆氏那边的负责人却因为没有突出他们集团，硬说词写得太没水准，非要在题目和每句词里都加上“穆氏”两个字。

按他们的意思修改，不但唱起来不押韵，词作者陈老师也会生气。更何况，主题曲已经录了音，如果改掉歌词，不但要重新联系歌手和录音棚，还要通知另一组修改VCR的片头词和背景音。这些爷哪个都开罪不起，他们不敢怪穆氏的人，只会拿她所在的筹备组出气。

饶是这样，除了她，筹备组里仍是没有人抱怨过穆城一句，个个都说他那样的大人物怎么会有空关注这样一台小晚会，一定都是下面的人的意思，才不关他

的事儿。

梅朵她们提到他时更是一脸花痴，说和英俊优雅的穆城比，本市的其他高帅富统统化作了浮云，只有像她这样在国外待了七年的才会没听过他的名字。

其实时夏星一早就听爱好各种美男的表姐熊小乐念叨过穆城，不过她在这方面兴趣全无，心想什么样的男人能比陆执更好看？直到今天才知道，穆城居然就是陆执，或者说，穆城和陆执有张一模一样的脸。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赵经理才姗姗来迟。据与他合作过的同事说，此人仗着自己是穆城继母的哥哥，作风一贯散漫，和穆氏集团其他员工的认真态度全然不同。因此，早有心理准备的时夏星并未露出一丝烦躁，反倒是赵经理，在看到她后瞪圆了双眼，气愤不已地指责：“你是刚刚泼了穆总的那个！你有什么目的？”

时夏星这才看清，自己泼完奶茶后，第一个拿着纸巾冲过去边为穆城擦拭边指挥保安把她赶出去的正是此人。若不是他先是电话迟迟不通，后来又说要开会让她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她也不会去在休息区遇到陆执。

赵经理并没有兴趣听她解释，扬言要立刻打电话向他们台的领导投诉。时夏星一向心高气傲，没等他骂完便留下文件扭头就走。她并没有在工作上玩忽职守，至于泼了陆执或是穆总，不过是个人行为，关她的领导什么事。

只是，刚回到办公室，向来聪明敏感的时夏星便察觉到气氛不对。人人皆不看她，唯有多年的好友梅朵偷偷地冲她努了努嘴，示意她去一旁的茶水间，还没来得及去，主任的秘书就特地过来叫她去办公室。

“解雇？为什么？”她一早就知道主任会就刚刚的事儿找她过来训话，只是没想到会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就让她离开。

“你说为什么？”主任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穆总也是你想泼就泼、说骂就骂的？你什么都不用再跟我说了，我对你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完全没有兴趣。像您这种脾气这么大的人才，我们这儿的庙小，实在用不起。既然还在试用期，就不存在补偿的问题，去财务室领完当月的工资就可以另谋高就了。”

“我只有一个问题，解雇我是台里的意思，还是穆城的意思？”

“穆总怎么会亲自关照这样的事？责任总得有人担，你呀，以后切记不要再这样不分场合地冲动行事了。”

无论对谁，时夏星都是一样的不卑不亢，见话已说至此，便只说了句：“谢谢您这一个月来的照顾。”就收拾东西离开了电视台。

“什么什么，你的那个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初恋就是穆城？”坐在沙发上看

韩剧的熊小乐放下了手中的薯片，嘴巴张得老大。

没等时夏星换好衣服详细告诉她事情的始末，熊小乐就又抢着说：“不对啊，你的那个不是叫陆什么，是法籍华人吗？庆江和穆城的堂弟穆因是战友加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没听说过他们家有人是法籍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在一起整整三年的人，你说会看错吗？”时夏星抽出藏在钱包底层的一张银行卡，自嘲地笑道，“他离开我时，只留给我这张卡里的钱和一张字条，关于他的一切，甚至名字和背景也许都是假的。你也知道，因为当初我没听爸爸的话去美国念大学，非得去法国学小提琴，他为了逼我回来连生活费都不肯给，我是在西饼屋打工时和他相识的。那时的他和我一样，都是连生活费也要自己赚的穷学生，直到分手时我才知道他的出身居然那样显赫，分手费足足给了两百万美金。”

“穆家本来就是城中首富，可你们以前不是很相爱吗？他为什么会突然留了张卡和分手的字条给你就人间蒸发掉？”熊小乐趁机问。这个人时夏星心中唯一的伤痕，即使是对最要好的表姐，她也轻易不肯提及。

时夏星沉默着没有说话。她也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和她相恋了三年、许下了终身的男朋友会趁她上课的时候收走了所有有关他们的东西，除了这张卡和一封告诉她他有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现在已经离开巴黎、请她忘掉自己的信，连张合照都没有留给她。

“你真的确定穆城就是他？”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会有声音和长相都一模一样的人吗？”

“当然没有，我听庆江说穆城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不过长得一点也不像，性格也完全不同。可如果陆执就是穆城的话，他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你呢？难道是遇到了车祸什么的失忆了？要不就是因为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怕你伤心才默默地离开，不敢认你？”

“姐夫就要回来了，我帮你们把下午茶准备好。对了，因为用奶茶泼了‘穆总’，我被电视台解雇了，你不用再抱怨一个人在家无聊了，找到新的工作前，我可以陪着你。”时夏星打断看多了小言的熊小乐猜测的狗血剧情，转身去了厨房。

“啊？”熊小乐的脾气向来急躁，最爱一惊一乍，“你在工作上又没有出差错，他们怎么能因为怕得罪穆氏的人就这样解雇你！太欺负人了！等庆江回来我就让他给你们台长打电话。”

“算了，试用期还没过，即使不为了这件事，以后也会用别的借口不让我好过。只是如果重新找工作的话，我就不能立刻搬出去了，还要在你和姐夫家多住

一段时间。”

“谁让你搬出去了？我和庆江只有周末才回这处房子，平时都住在部队的家属房里，你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只不过，你总不能一直都不告诉舅舅你已经回来了吧！等他知道了会更生气，他其实挺疼你的，再怎么说也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对你严厉也是因为关心你的前途，谁让你在学业上一直都不肯听他的话，非要和他对着干？他这种当惯了领导的人，自然不喜欢别人忤逆他。”熊小乐不失时机地劝道。

“可人生是我的，为什么事事都要听他的？”时夏星撇了撇嘴，“我一定要等有了稳定的工作再回家，免得又给他借口教训我，说我没能力，只会靠他。我好困，回屋睡觉了。”

熊小乐知道他们父女俩连脾气都是一模一样的倔强，便扁了扁嘴，不再多说。

虽然困倦，时夏星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中不断回荡着那句“我并不认识她”。

自从进了电视台，这一个多月她还没休过一天假。新人自然要勤勉些，这样聚集了大把人才的省广播电视台，即使是尚无编制、待遇不佳的合同工，亦有数不清的人抢。如她这样的留英硕士，能不靠背景得到这份工作也实属运气好。

记得面试当天，人力部的主任翻着她的简历问：“英国的学制为本科三年、硕士一年，时小姐二十四岁，高中又是在国内念的，为何才刚刚毕业？”

她只笑笑，没有回答。她并不是怕告诉别人自己曾在巴黎念过三年的艺术学院，还差一年就拿到学位时却退了学，而是怕被问及中途肄业，转而去英国念文学的原因，怕再提到那个让她没有勇气在故地停留一刻的男人，怕让人知道那时的她是多么的懦弱与伤心……

时夏星的这一觉还没睡到一个钟头，主任就打来了电话，不但客气至极地让她休息半天，明天再回去上班，还连连怪她怎么不早说认识李家二少。

她知道一定是表姐让姐夫帮忙了，便下床去了客厅。

李庆江果然已经回家，还没等时夏星道谢，靠在沙发上看晚报的他便淡笑着说：“我没说你是小熊的表妹，不用谢我，小熊一直夸你做的栗子蛋糕好吃来着。”

时夏星闻言立即去了厨房做蛋糕，聪明人间的交流，话自然不用说得太多。如果是她表姐熊小乐，一定想不到她会担心同事挖出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后，让父亲知道。

“哇，我真幸福，庆江你尝尝，时小星做的蛋糕比Ferris wheel的还好吃，只可惜她平时都不肯做。”熊小乐的世界永远会因为好吃的东西而变得阳光灿烂。

李庆江在熊小乐身后用眼神向她道谢，时夏星报以一笑，暗暗感叹，大家似乎都更容易爱上和自己截然相反的那类人，比如精明淡然的李庆江会青睐迷糊而冲动的熊小乐，再比如当年那个单纯如白纸的自己会爱上充满了谜团的陆执。

因祸得福才有的半天休息，时夏星当然不肯窝在家里浪费掉，便拉上熊小乐一起到惯去的店里欣赏当季的春装。

她从英国回来已近三个月，试用期薪水不高，她又不肯降低生活品质，早已是囊中羞涩。名品店的店员哪个不是耳聪目明，只一眼便知道时夏星不过是随意看看，却仍是不遗余力地怂恿她去试装。时夏星敌不过这热情，只好去了更衣室。

无论何种款式，她一换上，立刻就有旁人要试。虽然完全穿不出她穿时的效果，阔太太们却经不住店员们的哄骗恭维，快快乐乐地递上了信用卡。

不过片刻，原本冷清的店子就立刻热闹了起来。店员们虽然开单开到手忙脚乱，见时夏星要走，仍是不忘恭恭敬敬地齐声喊：“欢迎小姐下次再来。”

熊小乐嗤之以鼻：“嘁！她们当然欢迎你再来，像你这样倾国倾城的免费模特，可不是时时都有。那些买衣服的真傻，看到你穿起来漂亮就以为自己穿也好看。以后再也不来了，原来这些店员嘴里的恭维完全不是实话。”

时夏星正要答话，手机却响了，仍是主任：“小时，晚上有个饭局，你能不能抽空来？”

她向来讨厌此类应酬，便找了借口婉拒。主任却犹豫地说了实话，原来这是台里就中午的事情特设的道歉宴，怪不得非要她出席。

见时夏星沉默着不说话，主任立刻解释道：“也就是走个形式，穆总那么忙，大概不会亲自过来。不过是个小误会，不用真的让你道歉，当做普通的吃吃喝喝就好，不需要有什么负担。”

“好。”时夏星轻轻地答道。她和陆执之间，道歉的那个恐怕应该是他吧。不管怎么样，她都要再见他一面，她还有东西要亲手还回去。

放下电话，时夏星挽住了熊小乐：“姐姐，陪我回刚刚的那家店买衣服。”

两个小时后，时夏星便到达了位于湖畔的酒店。进包厢前，她先去了趟洗手间。黑色的及膝露肩礼服、杏色的披肩、低调小巧的钻饰、精致的烟熏妆，确认了一切都完美无瑕后，她才走了出去。

大理石的地板光亮可鉴，她听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清脆声响，看着自己的倒影，忽而记起出门前熊小乐问她的话：“明知道他很可能不会去，你还这样精心打扮，是不是还没有放下他？”

打开包间时，先到的人皆是一愣，继而赞叹她的美貌。

“怪不得穆总一点都没有生气，被这样的佳人泼水也算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时小姐倒比你们台的当家花旦还出色得多，这样的人让她屈居幕后，真是浪费，我先敬时小姐一杯。”

时夏星被这个中年男人意味深长的目光盯得颇不自在，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

主任见她不动，唯恐得罪了贵客，立刻救场：“哈哈，小时可是我们台的台花，当然不能轻易露脸。只不过她还是刚刚进入社会的学生，不懂事的地方，您可不要见怪。”

时夏星见主任连连向她使眼色，只得硬着头皮满饮了一杯。她甚少喝白酒，立刻有些微醺。

正要借口去洗手间到外面清醒一下，一桌子的人突然齐齐站了起来。她回头一望，竟是陆执，不，是穆城，推门走了进来。

“坐啊，何必那么拘谨。”他脱了西装外套，随手交给了一旁的侍者。

穆氏的那个中年男人立刻让出了主位，穆城却只是轻轻一摆手：“你坐着吧，我坐这儿就好。”

那人虽坐下了，却是一脸诚惶诚恐，由此可见穆城平日对待下属的严厉。时夏星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脸上带着陌生冷峻的表情，忆起陆执暖如朝阳的笑容，只觉恍如隔世。

侍者立刻按他的示意在时夏星的右手边添了餐具。见他就这样坐到了自己身旁，时夏星虽然一再克制，仍是失手摔碎了面前的分酒器，四溅的碎玻璃恰好割破了穆城的小指。

虽然连小伤都不算，众人却连忙唤侍者过来包扎。穆城随意用餐巾擦了擦，制止了他们的小题大做。

见时夏星一脸茫然地盯着自己的小指，穆城微笑着问道：“怎么，时小姐不舒服？晕血？”

不是晕血，而是这殷红的血提醒了她一件事。

时夏星随意找了个借口，便走出包厢给熊小乐打了个电话：“姐夫不是和穆城的堂弟关系不一般吗，你帮我问问他穆城的血型，现在就问，越快越好。”

只是稍稍定了定神，再回去时，众人却已经都不在了，连桌椅都已撤去，偌

大的包间独剩了穆城一人。

他替自己斟了半杯酒，却不喝，只缓缓地转动着酒杯，似笑非笑地望着时夏星：“其实我本没打算来，已经到了家却又让司机折了回来。我很忙，正式的女朋友也没交过一个，可遇到了你之后，闲下来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总是想起你。”他放下酒杯，走近时夏星，用食指抬起了她光洁的下巴，“一见钟情什么的，我一直觉得十分可笑，可不得不承认，想勾引我的女人成千上万，你不但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创意的一个。我不喜欢绕圈子，时小姐，做我的女朋友怎么样？虽然我不一定能许给你婚姻，可在我觉得索然无味前，你会拥有想要的一切。”

这家酒店临水而建，落地窗外的湖面灯光璀璨，远处的重山影影绰绰，若有似无的古典西乐如梦如幻，可所有的美景却因为这男人英俊的容颜一齐失色。时夏星看着他镶着银边的纯黑衬衣，却生出了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这样暗黑的颜色和以果木调为主的香水味，都是陆执最不喜欢的。这样带着压迫感的气息，也不是他所拥有的。难道真的是认错人了？

熊小乐的电话恰在此时打入，她接起来，听熊小乐说道：“时小星，我没有问穆因，因为庆江就知道，他们穆家的人全是RH阴性AB型血，就是那种稀有血型。”

一模一样的脸和一模一样的血型，怎么可能是认错人了！

时夏星冷笑了一下，打开了穆城的手，翻出了手包里的那张卡，用力地摔在了穆城，不，是陆执的脸上：“这里面的两百万美金，我分毫未动，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你拿着这些钱，永远滚出我的世界！”

很多年后，时夏星再回忆起这一天，才终于明白，其实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爱陆执。陆执只不过是她年少岁月的一场执念，即使四年未见，如果是真心相爱，又怎么会将他人错认成他？